

■ 玉渊杂谭

“双11”：消费狂欢能成为节日吗？

文·杨雪

作为一个资深“败家娘们”，对11月11日这天自然有着深深的感情。从最初发源于淘宝，到现在扩散于所有电商乃至传统商业，我无一缺席地陪伴“双11”成长了6个年头。记得去年这天疯狂抢购的时候，竟然过于激动，不小心把一大杯水碰翻，直接浇灭了电脑。好在，电脑后来不治自愈，否则真是得不偿失。

今年，电商似乎比消费者更疯狂，专为“双11”策划了两台大型文艺晚会，带着观

众看晚会，刷手机，像除夕夜守岁一样，把狂热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紧接着，不足半日——11月11日11时59分，2015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交易额超571亿，打破去年全天交易额记录，席卷全球200多个国家。

在这个“盛况空前”的日子里，消费狂欢的强势，已然把“双11”的始作俑者“单身狗”挤向边缘化，“光棍节”无论名称还是内容都几乎淡出，“剁手党”“败家娘们”荣

登历史舞台。“双11”而今以购物节或消费狂欢节的面貌常态化存在，其由网络文化和消费文化共同引爆的火热度，大大超越了重阳、端午、清明等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节日。在此不与春节相比，是因为难以预料——除非春节不放假，或者“双11”放七天假，二者才好一较高下吧。

虽然有人不愿承认，即便勉强承认，也要在节日前加上“人造”二字，然而“双11”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成为了“节日

圈”的起年轻后起之秀。它具有普惠性：消费者可能以超低价得到了一年的生活用品，可能获得了疯狂购物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欢愉；商家薄利多销可能收获了全年的最好业绩。更重要的是，不论如何抢购、挤爆服务器、爆仓，场面如何腥风血雨，我们创造的几百亿巨额消费扎根于本土，而不用像蝗虫一样去国外疯狂扫荡，还遭人白眼。

实际上，回拉历史的时间轴，哪个节日

不是顺应当时的文化潮流，积淀承袭而来的呢？消费文化是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衍生品，网络文化是信息时代大众自我构建的公共领域，二者交互碰撞出“双11”的火花，可以说是电商“造节运动”的偶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节日应运而生的必然。

由于根植于普通大众，若干年后，随着消费狂欢节被赋予更多内涵，吸引越来越多的草根参与其中，“双11”成长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节日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木芙蓉

文·陈超群

苏东坡有诗云，“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和陈述古拒霜花》），说的是锦葵科木樨属植物木芙蓉。木芙蓉又叫拒霜花、芙蓉、木莲，是秋天最晚的花。

木芙蓉有单瓣的，也有重瓣的。花型与它的近亲木槿类似，但比木槿花色娇艳。叶形也美，是宽大而油绿的掌状。枝干疏朗有致。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一书说：“芙蓉宜植池岸，临水为佳”，着实观察细腻、总结到位。我见到的木芙蓉，有植在庭院的，有栽于绿化带的，但最有韵致的属河边的湖畔。芙蓉照水，水光潋滟，花更艳，水更柔，说不出的温柔情致。

早就知道木芙蓉有“贵妃醉酒”的姿色——同一朵花，一日可三变，早晨雪白，上午染上粉红，中午以后红色更艳。花色之变幻，就像贵妃的脸颊，因不胜酒力，由白一点点变得绯红。民间称之为“三醉芙蓉”或“弄色芙蓉”，赞美其“晓妆如玉暮如霞”。看木芙蓉时，回回心藏期待——这次遇见时，它是否已酣醉呢？

木芙蓉还带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如宋真宗的太师石曼卿化身芙蓉花神之说，又如木芙蓉花精填完诗人王昌龄一半诗稿，于是诗人终其一生产爱上了月下水中看到的木芙蓉花精影像的绮丽故事。最有名的，是成都的别称“蓉城”的由来。“蓉城”的“蓉”即取自“木芙蓉”。作家阿来在《成都物候记之美蓉》中说，蓉城的传说有两个版本，一说“龟画芙蓉”，成都初建城时，地基不稳，屡建屡塌，后来出现一只神龟，在大地上匍匐一周，其行迹刚好是一朵芙蓉的图形，人们依此筑城，“蓉城”由此得名。再一再说“芙蓉护城”，五代十国时，后蜀国孟昶为保护城墙，命人在成都城上遍植芙蓉，每当秋天芙蓉盛开，“四十里芙蓉如锦绣”，成都便从此名为“蓉城”。阿来还在这第二则故事后补充写道，成都人更愿意相信，孟昶之所以选择用芙蓉防护和装点成都，是受其王妃蕊夫人的影响——这位蕊夫人喜欢赏花观花，她在郊游时，发现了这傲霜拒霜的芙蓉花，非常喜爱，孟昶为讨她欢心，才在成都遍植芙蓉。

花神花精的传说固然神奇，君王美人的故事固然动人，然而，此类题材似不免俗套。在我读到的木芙蓉故事中，最惊艳的，是唐代才女薛涛的一项独创——薛涛笺。据传，唐代时，浣花溪的百花潭边有许多造纸作坊，而才女薛涛家就住在造纸作坊旁，这位才女既才思敏捷又富有创新精神，她竟跑到造纸作坊，亲自督造，用“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成了薛涛笺。这种笺只深红一小幅，却颜色花纹精巧鲜丽。薛涛用它写诗，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唱和，还专用来写“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这样的情句，可谓旖旎风雅之极。

如今，习惯用电脑键盘打字，收发电子邮件的我们，对纸质书写，对信笺大概很陌生了吧。细一想，信息时代虽然方便快捷，却到底少了些什么。因为便捷，我们不再字斟句酌，我们不再思念等待，而是不停地制造一串串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而薛涛笺，流动着浣花溪的水光，它的纹理来自木芙蓉的皮，它的胭脂红来自芙蓉花的汁，它散发着草木的气息，蕴含着植物的生命、天地的造化 and 才女聪慧灵动的心思。遗憾的是，有些东西也许注定退让消散。

一天，六岁的女儿拿着一个药瓶子对我说，小区的树下捡到了一些白兰花，闻起来很清香，把白兰花泡在水里，密封在瓶子里，过几天就做成白兰花香水了，她要把自制的白兰花香水送给她的好朋友。做香水哪那么简单？正想责怪她把袖子弄湿了，忽然就想起了“薛涛笺”。也许，根本无需遗憾世间不再有人书写薛涛笺，因为薛涛情怀从未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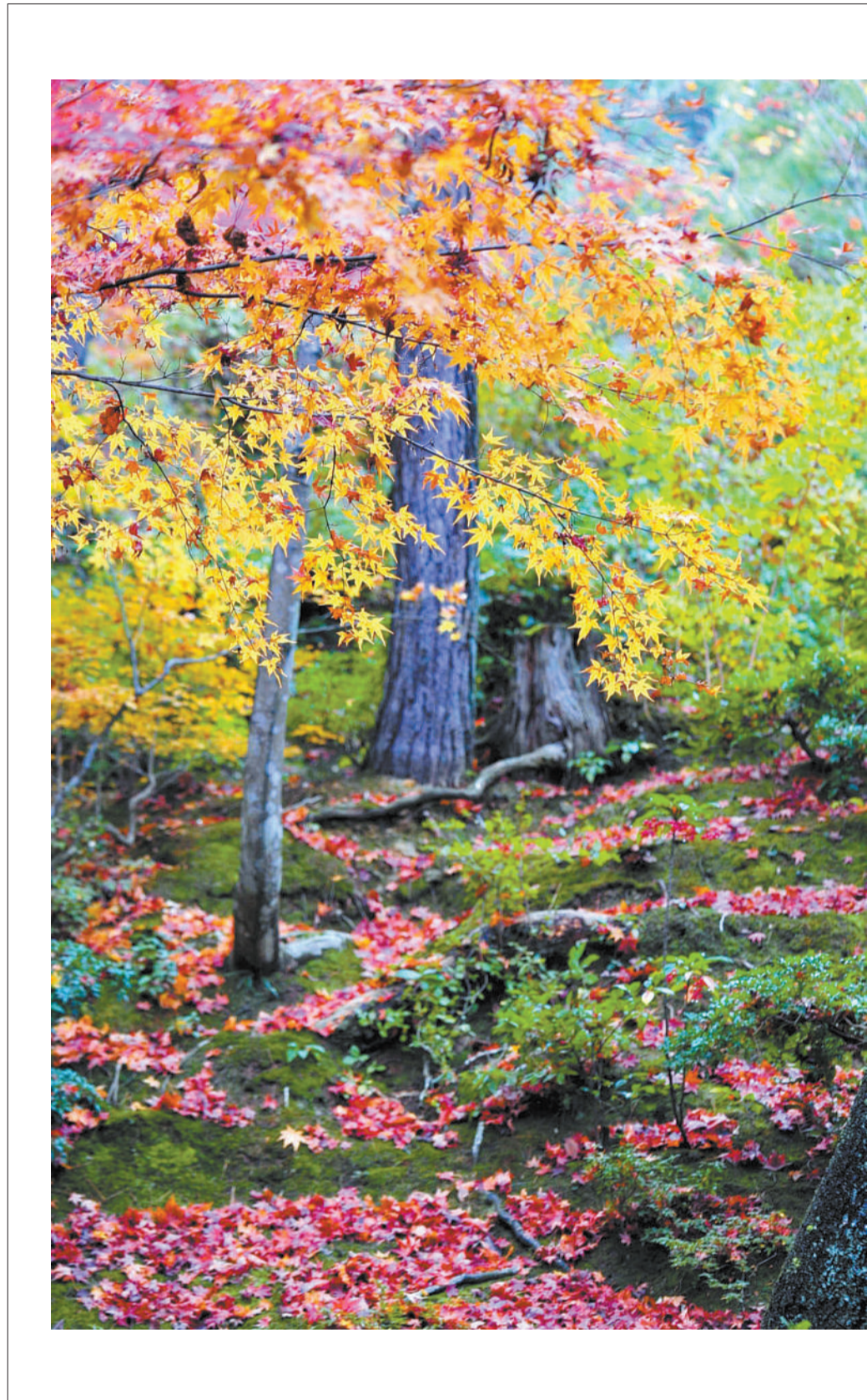
木芙蓉还可入药，叶有消肿解毒、散瘀止血之效，花有凉血止血的功效。



■ 艺苑

多彩之秋（摄影）

朱文杰



■ 影像空间

国产科幻片的历史不能迈过它

文·郑军

没看过《鬼吹灯》，对我来说《九层妖塔》是个全新的故事。或许正因为没有观影预期，才从里面看到很多熟悉的东西。这就是80年代早期那种科幻，从题材到风格都很像。西部荒野里有怪兽吃人？董恩正写过。从墓道里穿越时空？郑文光写过。彭加木失踪案？当时还激发叶永烈去写《腐蚀》。

至于外星人题材，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科幻作家写过。那时写外星人和今天不同，是把外星人当成需要探索的神秘现象，而不是当成一种已知元素，写他们如何入侵或者与人类相爱。特异功能也是当年科幻的常客，现在几乎没人写了。当然，今天再拍特异功能，已经不好象当年那样正面描写，所以在影片里成了笑料。

陆川和我同年出生，估计他和我一样，也是从小看这些科幻故事长大的。所以有机会就把它们填充在电影里。除了服装、道具和当年的流行歌曲，这些老式科幻题材更是怀旧因素，道出了影响主创者成长的因素。虽然没打上“科幻”标志，但它无疑是典型的科幻片。

加上这次，本片我已经“三刷”，故事早就清楚，我就用“拉片子”的方式，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欣赏它的服、化、道，它精巧的镜头表现，以及演员的表演。

与先前打着“科幻”标签的国产片不同，《九层妖塔》在细节上精益求精。开场讲749所在高原地区挖掘化石，人们脸上都被晒成紫黑色。我当年有位来自青海的同学就是这种肤色。后来，胡八一就恢复了城

里人的肤色。石油小镇于1983年被袭击时，那辆汽车的漆是新的，等到1985年被发现时已经锈迹斑斑。饭票和工作证的样式也都是我小时候常见的。科幻、魔幻、古装、战争这些故事的场面日常生活中见不到，如果细节不真实便很容易让观众出戏。陆川在这部电影里精心设计了各种镜头语言。开场那个推小车的长镜头，一下子就把时间、地点和人物三要素交待清楚。探险队下到冰宫时，镜头从胡八一身边后退，队伍则向前走，缓缓地展现出冰宫的宏大。怪兽第一次袭击小镇时完全没露出真容，而是用主持和观众的表演制造恐怖气氛。

本片所体现的这些长处不是钱的问题，需要导演掌握科幻片的画面语言特点。把同样的钱交给张艺谋，他会给观众弄大色块和团体操。本来就虚幻的故事，被这些象征手法搞得容易出戏。所以我很不看好他正在拍的《长城》，但陆川在幻想类影片这方面已经及格了。

作为中国科幻片走向成熟的漫长历程中的一步，本片不成熟的地方也很多。比如石油小镇遭袭后卷入时空漩涡，两年后才被找到。这一点台词没交待明白，后来用了几道闪光表现时空变换，也是不清楚。银子弹出现得非常突兀，而且没下文。姚晨表演很用心，但她那张喜脸不适合片子里超自然力量的角色。如果不是身价有别，她和唐嫣角色互换会更好。

不论如何，希望真想创作科幻片的影迷多看看本片，经验教训都值得借鉴。

■ 人物纪事

鲁迅、胡适与“鸟”

文·房向东

鲁迅和胡适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鲁迅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则有《中国章回小说考》。我估计，他俩和酒家一样，古典小说中可能更加爱读《水浒传》，为什么这么说呢？《水浒传》中李逵的名言是：“招安招安，招个鸟安！”“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我有一个发现，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大师，都爱用李逵们常用的这个“鸟”字。

鲁迅是比较粗野的，他的书房即取名为“绿林书屋”，绝对没有士大夫那么雅致，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与“水浒”中人，似是同道。鲁迅的血液里，带有很强的野性。在厦门时，更深半夜，将尿的尿从楼上往下泼等等，这些“劣迹”是正人君子所没有的。所以，当瞿秋白说他是喝狼奶的人时，当瞿秋白发现了他的狼性时，他甚至感到心灵被照亮了，写下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样的条幅相赠。这是两个一样有着野性的正统社会的叛逆者和掘墓者的心灵契合。所以，鲁迅“鸟”随口出，犹如天成。在《范爱农》中，留学生抵横滨，被关吏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鲁迅“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很是不满。好一个“鸟”字，既可读出鲁迅心地的年轻，还能看出他的野性。

胡适留学西洋，不是长衫马褂，就是西装领带，衣冠楚楚，正人君子，属鲁迅说的“有身分的上等人”一类。可是，或许《水浒传》看多了，耳濡目染，竟也出口成“鸟”了。

1915年夏，一向温文尔雅、宽容大度的胡适，已确定转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一时心血来潮，做了一件事后心中“甚为懊悔”的轻率之事——当时驻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的总办书记钟文鳌，热心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在每月给学生寄支票的同时，信封里总要插入一张小传单，印有：

不满二十五岁，不要亲。
废除汉字，取用字母！

多种树，种树有益。
平时，胡适熟视无睹，总是把它丢进纸篓了事。而此时，他却在钟文鳌的小传单背面写上：“像你这样的人，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字，而偏要胡说什么废除汉字，你最好闭起鸟嘴！”好一个“鸟嘴”，一向太过阴柔的胡适，骤然有了一股阳刚之气！

有人说，这是文质彬彬的胡适一生中唯一“鸟”（似乎是唐德刚说的），其实不然，我后来又发现了胡适甚至比鲁迅还多了一个“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个“双十节”的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做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温和的一向主张改良的胡适当了一回“革命党”——他居然要“推翻这鸟政府”了！
伟哉，胡适！

台湾作家吴锦发写了中篇小说《消失的男性》，一个爱鸟者，把自己变成了鸟，身上长满羽毛，飞了——成了标准的“鸟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骂“鸟人”时，多是念作飞鸟的“鸟”，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也是这么念的。这是错骂了，读错了字。查《现代汉语词典》，所谓“鸟”，同“扁”，“旧小说中用作骂人的话”。

实实在在的骂人话，出自鸟嘴，不足为奇；出自胡嘴，真是胡说！

“鸟”就“鸟”了，其奈我何？不亦快哉？“无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满嘴脏话虽粗俗，一生不“鸟”非丈夫，老舍说，“粗野是一种力量，而精巧往往是种毛病”，胡适终于克服了“毛病”，从而获得了阳刚的力量，终于做了一条汉子！

古人说霜乃天降

文·林之光

物理学中说，霜是贴地面大气中的水汽在地物、植物叶面上凝华形成的。

在我国24节气中，“霜降”的字面意思是，霜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古诗中出现霜时，确也常常是用“降”的。例如，“霜降碧天静”（宋·叶梦得），“霜降夕流清”（唐·王建），汉代张衡《叹》中也有“繁霜降兮草木零”之句。

有许多诗中用“落”代降。例如“霜落秋城木叶丹”（清·吕履恒），“天街夜静霜初落”（清·沈源），“霜落邗沟积水清”（宋·秦观），“夜霜欲落气先清”（宋·张来），“明月堕烟霜落水”“五更霜落万家钟”“霜落雁横空”以及“霜落能升树，林空鹿饮溪”（宋·梅尧臣）等。

此外，也有少数诗词中用“坠”和“下”的。例如，“白鹭下秋水，孤飞如霜坠”（唐·李白），“边霜昨夜坠关榆”（唐·李益），“目极江天远，秋霜下白苹”以及“半天霜坠杵声急”（清·张元升）——张元升还指明了霜是从“半空中”掉下来的。

古代还有将“雨”字作动词用的。例如“清风吹赤天雨霜”（杜甫《寄韩谏议注》），“十月北风天雨霜”（宋·日本忠），“海风潇潇天雨霜”等。有的诗人生怕别人不知道霜是从天而降的——因为“霜降”也可以理解为成霜“降临”，所以在“降”字后面还加了一个“沦”字，以表示沉降的意思：“微霜降

而沦兮，悼芳草之先零”（战国楚·《远游》，佚名）。

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古人认为，霜是可以存在于空中的。既然在空中，自然就有可能降落下来。例如“明月如水满天霜”（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寒雁一声霜满天”（萨都刺《题扬州驿》），“只有清霜冻太空”（杨万里《过扬子江两首》），以及“疏星冻霜空”（揭傒斯《寒夜作》）等。

我国古代大批诗词中还出现“飞霜”字样。例如，“近来数夜飞霜重”（唐·戎昱），“木落霜飞天地清”（唐·朱庆余），“昨夜有飞霜”（唐·宋庚），“飞霜皎如雪”（唐·崔国辅），“八月霜飞柳半黄”（唐·卢汝弼），“茅屋飞霜满，空阶落叶深”（明·李廷兴）等。这也自然，连高高的茅屋上也布满了白霜，它们从哪儿来？古人也许会想，既然霜不从天上降下来，也不能从地下冒出来，因为霜不发生在叶面下而只发生在叶面上，那肯定是从别处飞来的！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更是找出了何以霜在空中飞时人们看不见的原因：在白色月光下，空中的白霜、地面的白沙当然都“看不见”了！

如果说霜是从别处飞来的，那么是谁送它们来的呢？风？不是。因为古诗中凡出现霜时，总常有“静”字伴随。静则无风。而没有风，它们又怎样能飞来呢？